

王红：岁月留音与谁听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近日，由王红编著的《镇江民间歌曲》一书正式出版，一时引来圈内人好评如潮。作为她2018年出版专著《镇江戏曲音乐》的姐妹篇，此书沿袭了其一贯严谨细致的编撰风格，成为解读镇江历史文化的重要篇章。

小时候，王红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，但偏偏喜欢唱歌。例如一个寒假的早上，不用早早起来上学，她就会躺在床上把会唱的歌挨个唱一遍。她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唱得还可以，直到9岁那年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，一首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在校园传开，当时王红被选为领唱，大家这才知道她还会唱歌。再往后，学校组织活动，他们班上的节目便不愁了，实在没人王红独唱一曲就能搞定。之后，她相继走进校红领巾艺术团、市少年之家。

高一时，王红随父母下放农村。村上有所高中，班主任正好会拉小提琴，于是入学仪式上，她在小提琴伴奏下演唱了舞剧《白毛女》中的《只盼着深山出太阳》，立刻引起轰动，于是就成为了当地文艺宣传队骨干。后来高中毕业后，她参加生产队劳动，竟有农民说：“你只要在旁边唱歌给我们听，就不用劳动了。”在那个靠苦力换口粮的年代，那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！而当年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主要唱腔，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四册《战地新歌》中的歌曲，不知被她反复唱了多少遍。

其实，王红对音符的最初感知是在学龄前。她从上小学的姐姐那儿知道了嘴上唱出来的“哆来咪发梭拉西”，写下来就是“1234567”，觉得特好玩。那时夏天睡的凉床是竹条子编的，竹条宽度刚好与手指差不多，且柔软有弹性，纳凉时她会唱着谱按着竹条当琴弹，如此很快熟悉了音序。9岁那年暑假，对门邻居借来一架凤凰琴，右手用弹片拨弦，左手压弦钮，两手配

合可弹出优美的旋律，这对她来说简直太奇妙了，结果那个暑假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写作业，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邻居家度过。

可能是这辈子注定与音乐有缘，王红居然前后参加过三次文艺考试。临小学毕业那年，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招生，她被推荐去考试，唱了一首歌唱焦裕禄的歌，考官特地下来检查她的手指，说要招去学乐器，可后来不了了之。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，地区革命文艺学校招小京班学员，她又被推荐，这回唱了一段京剧《红灯记》中的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》，考官立马就给她测量身材比例，嘴里嘀咕说腿太长了，当时王红听了很不高兴，加之本来对唱戏兴趣不大，再通知复试就弃权了，后来才知道腿长的人练功会困难一点。第三次是1972年南京艺术学院恢复招生，最终王红过五关斩六将，被音乐系录取，从此踏上专业道路。

在南艺，王红除了唱歌，还学钢琴、琵琶、扬琴等乐器，同时她发现对作曲也很有感觉，这可能与其性格更为合拍。1976年王红踏上工作岗位，在镇江文化系统一干就是32年，先后

任职于镇江地区文化馆、市群众艺术馆、市文化局，主要从事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、指导和管理。她创作的歌曲获奖无数，其中无伴奏女声民歌组合《南乡田歌》获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大奖、群星奖创作奖，并登上央视和上海世博会舞台。2012年她成功举办“王红作品音乐会”，第二年出版《岁月留音——王红音乐作品集》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王红参与了国家重点文化工程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》的收集和整理，摘抄记录了上千首民歌，编印了两册《镇江地区民歌选集》，接触到大量的民间音乐，这给她后面的音乐创作带来了很大启发。1989年，她又被抽调从事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》的编辑工作，为此走访了扬剧、锡剧、越剧、京剧、丹剧等剧种的很多老艺人，搜集了各剧种的唱腔录音，抢救性地补录了老艺人的演唱，并将这些音响资料全部进行记谱整理……这些经历让她对音乐形象的理解、音乐的地域性特点、词曲结合的规律有了更深的感悟，也直接为今天的《镇江戏曲音乐》和《镇江民间歌曲》两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节日祝福

文/卢宏慧

今年的三八妇女节，我分别给夫人、女儿、丈母娘、妹妹发一个红包，每人38元，并祝她们节日快乐！钱虽不多，但代表了我的一份心意。

第二天是周六，按照夫人的安排，早上十点和夫人一起出门，去妹妹家搬运一些桌椅。由于部分桌椅板凳需送到距离镇江市区25公里远的平昌家中，所以几个来回下来，直至下午五点才忙完回到镇江，中午饭也是两人在平昌点了外卖简单解决的。回到镇江住宅小区后，又将几张桌子从地下车库走楼梯搬上四楼家中，两人着实已累得够呛。我们俩戏称道，这个三八妇女节周末放假过得好比五一劳动节。不过当天夫人安排的任务全部完成了，两人心里还是感到一阵开心。

在平昌家里，有一张旧竹椅，这张椅子在我家中至少有四十年的时间，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，只知道是在我小时候就有了。这张竹椅究竟是在集市上买的，还是舅舅家做的，我已记不清楚。但我想大概率应该是舅舅家做的，因为舅舅家以前就是做藤椅、竹椅生意的，是个手艺人。以前家里藤椅、躺椅也都是舅舅家做好送过来的。母亲在世时曾经说过，不过那时候不在意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没放在心上，时间一长，现在倒也不敢完全确定。

由于老房子拆迁，原来老家的许多物件都被处理掉了，唯独这张旧竹椅被母亲带在身边，跟我搬了几次家。有一次差点因为椅子实在老旧摇晃，家人准备将其扔掉，我没有同意，将其重新整过后保留了下来。当时也不曾想到，这张老旧竹椅，现在倒成为母亲留给我的唯一老物件，成为我睹物思母的一个旧物件。

我以前总喜欢将竹椅放在阳台，没有事时会坐在椅子上看书喝茶。母亲后来是在平昌家中离世的。母亲去世后的这几年，我一直住在镇江市区。平昌的拆迁房我装修了一下，屋子里全是新的家具。唯独这张旧竹椅，我一直舍不得扔掉，被我放在装修好的平昌家中阳台上，替我陪伴着母亲。我和夫人商量好了，再过几年，我俩就会常住在平昌家里养老，尽情享受退休生活。到那时，我就会常坐在这张竹椅上喝茶看书，带着对母亲的眷恋之情，读书给母亲听，如同以前一般。

当我看到这张旧竹椅时，不由想到了母亲。三八妇女节，虽然我无法转送母亲一个微信红包，但我依然会在心里转送过去对母亲的节日祝福，祝母亲妇女节节日快乐！我也相信，母亲一定会收到儿子的这份祝福，也一定会笑得很开心。



王红的两本专著 竺捷 摄

圖山脚下

文/爱泉

下午要回镇江了，上午准备出去漫步。去哪里呢？徘徊在公交站，最后还是上了K006路车，到圖山脚下玩。

公交车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，只见车子在前进，公路在延伸，春色美景犹如一幅幅画一掠而过，来不及慢慢欣赏，只知一路上清新的空气伴着美景令你目不暇接。不知不觉间，圖山公园到了。我下车就沿着宽阔的圖山河南岸一直往东跑。虽说已到春天，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。春风也不那么温柔，直往衣领、袖子里钻，真还有点寒意呢！

圖山河是以前为防山洪暴发依山开挖出来的一条人工河。河水从南面太平河流入，一直往北，在圖山脚下转弯向东，然后向北流入长江。河两边是高大的汉白玉似的栏杆，河边杨柳依依，婀娜多姿随风起舞。一簇簇粉红的樱花，一片片海棠花、迎春花不断映入眼帘。河面上清澈明亮的河水碧

波荡漾，缓缓地流向远方。

来到河边一处高地。我放眼远方，南边那是我的故乡，现已是万顷良田。只见辽阔的原野上一片片嫩绿的麦苗，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，黄绿相间，绿的碧绿，黄的金黄。这哪里是田园风光，简直就是流淌的油画！眼前山脚下这条由西向东宽阔的公路两旁及公路中的绿化带上，樱花、茶花、迎春花、海棠花迎风绽放。那一个个球状、一片片、一条条的不知名的植物群姹紫嫣红，一片芬芳。这圖山脚下的公路宛如一条彩带飘落于此！

抬起头，只见跃过长江越过五峰山凌空而来的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，就像两条巨龙遨游长空。我在此驻足约一刻钟，已见数列车风驰电掣而过。这是动车不是火车！没有冒着浓烟喘着粗气的火车头，没有巨大的机车轰鸣声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动车竟然如此轻巧，如此漂

亮，车速如此之快，它身如矫燕穿梭而过驰往远方。

过桥，折回向西到山脚下，来到了圖山公园。这公园三面环山，内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仰望可看到山巅那高高耸立的报恩塔，山梁上躺卧着一条巨龙似的木栈道，蜿蜒曲折，顺势而下，直往东而去。此公园依山傍水。园内彩色塑胶道宽阔且漂亮，路两旁的路灯造型也优美，水面上还有座拱桥。园内各种景观应有尽有，在此漫步，无论从何处何角度看，目之所及有山有水有景。

在依山傍水的山坡上，有序排列着一辆辆漂亮的房车。供游人乐而忘归时，在此休息享用。也许是早晨，游客们还未到，这里显得特别空旷宁静，有点恍如隔世、世外桃源之感……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圖山的风光会随着春风的轻拂越来越明媚动人！